

从生命的高度，对古典音乐系统生动而又深入浅出的阐扬

爱乐之道

鲁成文 / 著

*Letters upon
philharmonic*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

爱乐之道 (上)

鲁成文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乐之道 / 鲁成文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68-6138-0

I. ①爱… II. ①鲁… III. ①古典音乐—音乐欣
赏—世界—文集 IV. ①J60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7011号

爱乐之道

鲁成文 著

责任编辑 戎 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700千字
印 张 47.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068-6138-0
定 价 198.00元(全二册)

目 录

【一】 传道前奏曲·····	1
【二】 顿悟·····	18
【三】 “心动”和“体动”·····	60
【四】 爱乐之益·····	94
【五】 贝多芬神·····	118
【六】 积极与消极·····	170
【七】 听与视·····	210
【八】 虚与实·····	270
【九】 主观与客观·····	291
【十】 透视·····	301
【十一】 人之变易·····	324
【十二】 扬善抑恶·····	347

【一】传道前奏曲

丹麦作曲家尼尔森谱写过六部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的标题就叫“不灭”，应该是“灵魂不灭”中的那种“不灭”之意。他在诠释这部交响曲的创作意图时，非常明确地提到这样一种主张——“音乐是生命的声音。”勋伯格也将音乐想象为一种艺术，用来传达“在人类社会进步中揭示更高形式生命的预知信息。”

其实，我们强调“灵魂不灭”之时，我们已经默默地承认着身体消亡的前提。当灵魂不灭之时，曾以身体作为一个言者、歌者和听者之所在的我们，已永远归于一个声音上的寂灭。当我们还身心并茂的时候，就一定还存在着我们生命的声音，如果那种声音不仅仅存在着一种物理的和生理的属性，更存在着一种美学的和灵的属性，那她就一定是音乐。

德国文豪黑塞在《书简》里写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辈子走在绝望的迂回道上，使用世上复杂的隐语，想要获得一些爱 and 了解，结果是绝望和失败。尽管如此，我心中仍抱着一个信念——我们作的音乐具有某种意义，是得自天上之物。”

我们以自己的一生一死，构建着生命伟大而脆弱的框架。在自己的一生一死之间，我们用生命的声音佐证了我们作为万籁之一的身份，更以对音乐的主动拥戴或被动受用，尽天下之唱之听，享受着一种神乎其神的恩

泽，无论它究竟是来自神还是来自我们人类自身。

有谁不爱乐呢？！遇到卡拉OK，中年人会放展喉咙，唱出他们在青春时代熟稔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每一轮流行音乐的浪潮兴起，总会引起无数小年青心欢意狂。多少年前，我曾目睹五六岁的姐妹俩，小手齐挽着，挺胸昂首，目无路人，边走边高唱《新鸳鸯蝴蝶梦》，那投入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今天，她们一定是做母亲的了，她们还会唱出什么呀？如果，她们对有的音乐已经兴趣索然，她们一定会为自己的小儿子或小女儿寻找一种小星星般的歌谣。

我们离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会有音乐为我们送行的，那是哀乐，那是基督教的安魂曲。在西方，许多人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播放布鲁克纳的音乐。

恩斯特·库尔特1945年离别这个世界，他是生于奥地利的瑞士音乐学家，早年曾在维也纳大学随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学习。他试图从心理学和从音乐中蕴含的能量这个角度来探索音乐艺术的本质，是能量论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库尔特认为：“布鲁克纳的音乐最完美地表现了世界精神。令人瞩目的是，几乎所有关于布鲁克纳的著述都强调他给人留下了一种宇宙性的印象。”“这就像超感觉的遥远世界的形成过程一样在发挥作用，如果随着各种循环的力量，最初的、像被呵气呵出来的音响形态几乎是从‘虚无’之中酝酿而成的，如果像雷电一样不断积聚力量产生的，如果较大规模的核心组织像世界的诞生那样是从盘旋的雾霭水汽中蹦跳而出的，如果交响曲的发展潮流是由此形成的，那只是一些想象的情景。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人直接想起了这些情景，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人有了涉及宇宙的印象，那它就是对创造性气息的感觉，就是对布鲁克纳形式的力量的感觉，它就是布鲁克纳的整个远远超出了所有从技术角度可以加以理解的创作风格。”

我理解这种宇宙性印象一定内含着对生命本体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

一定是对一个人尤其是英雄之人的脑电、心电、肌电等各种“电”的综合表征，一定为那个永别之际带来一种月高林表、松风远拂的移情作用。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会有音乐为我们欢呼，那是摇篮之歌。为了庆贺耶稣降临，亨德尔都要在伟大的《弥赛亚》中谱写那曲《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

其实，我们作为有心有体的人，我们最早听到的音乐不是某一首《摇篮曲》，而是还要早上几个月，当我们被母亲怀在腹中的时候，她的心跳声、肠胃的蠕动声、血在动脉和静脉中流动的声音、羊水微微荡动的声音……种种直接来自她的和间接来自她的声音，合并出一个和谐的音场，归集成了一首采集了天地之产的至和音乐。

千秋万代，音乐就这样充溢了社会的生活。一生一世，音乐就如此浸润了人们的心田。

没有音乐，一个人依然会有酒饮饭吃，但爱乐总能让你不仅仅是沦为酒囊饭袋。然而，许许多多貌似与音乐同在的人，是否就一定收获了音乐的大道？

当代俄国哲学家、音乐学家和数学家洛谢夫就对此深表怀疑，他说：“有些人抱有成见，认为音乐只是单纯的娱乐消遣，而与世界的哲学性理解全然无关。我只能告诉那些像感受启示一样感受过音乐的人，音乐就会呈现本已司空见惯、看似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引人入胜的最深层本质。……流变的心灵，充满了激流，完全等同于这样或那样的音乐和弦与音乐和谐，时而贫乏寂静，时而狂暴高傲。这还不是形而上学，这仅仅是经验心理学的事实。对我们来说，这通常是看不见的，因为通常在平淡无奇中看不出什么。生活对于我们，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私的，只是抽象和概念。只有在音乐当中，在与生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我们对抽象的倾斜，并且看见在各种感受中的全部简单明晰的现象怎样与世界心灵的最深层的神秘主义根基紧密相连，这世界心灵在每一个小小的人的个性中跳动。”

都是音乐，还存在着音乐类别的分野。

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音乐，仅仅是《韶》乐而已。当时的和平音乐表现在《韶》，而战争音乐表现在《武》。孔子感叹《韶》尽善尽美，而《武》尽美而不尽善。

《春秋左传》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襄公29年出访鲁国，“观于周乐”，那就是为《诗经》中的“风”“雅”“颂”特谱的伴奏或伴唱音乐。一听到《颂》，季札就赞不绝口：“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圣德之所同也。”

今天，我们还应该为某种音乐类别寻求某种至尊地位么？直言之，我们是否还必须为古典音乐鼓与呼么？

拉脱维亚当代作曲家瓦斯克斯就认为非常必要。他是这样一位作曲家——在作曲之外和作曲之上，都非常有思想，非常讲哲意，非常重视人存在的现实条件。他是如此看待音乐的，“音乐在所有缪斯中最具有力量，因为它能最轻易地抵达神灵。是的，音乐很抽象，可声音却能表达精神，这些都是语言所不能及的。那些围绕在我周围的芸芸众生总在谈论，而我却想咆哮：精神在哪？灵魂在哪？灵魂已是杂草丛生的密林。所以，在我的声音里，我尝试着支撑起一束光。”

瓦斯克斯非常热爱大提琴这种乐器，他这样高度评价它：大提琴最接近人说话的声音，非神性，非俗物，充满人性而最为动人。正是作曲家最心爱的乐器，将那种恐惧的、不坚定的、未必确定中的形象表达达到无法再完善的程度，以致于瓦斯克斯也承认，一切犹如天籁自来，他不过是依照自己的直觉将它们一块一块地搭建起来罢了。

谈及自己成为音乐家的理由，瓦斯克斯说：“每当我想起现在所过的生活，包括周围人的生活，人类很难说服自己不是处于毁灭的边缘。我们

都在末世的时代勉强支撑着那一点平衡，任何人都一样。世界末日正在倒计时，恐惧的终结就立在旁边。然而，是不是可能创作出一首作品，像镜子一般映射出人类离灭亡仅一步之遥的现实呢？依我看，每个诚实的作曲者都试图在他所在的‘恐惧时代’找到出路：为了自我的确认，找到某种信仰。他展现出人性如何战胜自我毁灭，在时不时的黑雾中爆发出光的火焰。如果我也能找到一条出路，找到怀抱希望的理由，看见远处的风景，那么，我将作曲视为一种贡献，精神的模型。”

在任何时代，所谓古典音乐都是和流行音乐相对而言的。

古典音乐究竟作何解？

1939年，苏联《少先队员》杂志编辑部接到了一个少先队员的提问，“什么是真正的和优秀的音乐？”编辑们将问题抛给了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普罗科菲耶夫向来都很关注并积极介入对古典音乐的普及工作，他慎重回答道：“什么是真正的和优秀的音乐呢？这可不是那些流行小曲，乍一听非常高兴，第二天就厌烦得再也听不下去了。而是那些植根于古典音乐和民间歌曲的音乐。你肯定要问，为什么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就是真正的和优秀的？因为这种音乐已经经受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考验，人们过去和现在始终钟爱着她。”

Classic 的词源是拉丁语 *classicus*，意为最高阶层的公民，后来转指水平最高的作家。而后，它的变义有经典的、传统的、合乎规格的、整齐匀称的、排列适当的、可靠的、被公认的、首要的、主要的等等。出现在普罗科菲耶夫这里的“古典”是从经受了长时间考验依然为人们所喜爱来定义的，它也就和经典是同义词或近义词了。

但是，这仅仅是内涵解释的一个方面，它就不足以将同样经受了长时间考验依然为人们所喜爱的其他音乐形式如中国的京剧、粤剧、川剧等排除在古典音乐之外。

也可以从另一个更容易判别的角度，也就是外延罗列的角度来理解古

典音乐，就是从音乐体裁的角度来判别，那些采用交响曲、管弦乐曲、奏鸣曲、协奏曲、弥撒曲、安魂曲、清唱剧、歌剧、室内乐、艺术歌曲等等这样一些体裁来创作的音乐作品，是可以归为古典音乐的范围的。这个意义上的古典音乐也就可以是到现在还在创作的、还被创作着的音乐，和“古”没有啥关系。



有关音乐会的画作

在现时代，古典音乐依然与流行音乐构成了音乐爱好的两大营垒，由此热爱音乐的人相应生出了群落。流行音乐的爱好者俗称“追星族”，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则有了“爱乐者”的雅名。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就多在自己的团名中加入“爱乐”一词。英文中是“Philharmonic”，如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伦敦爱乐乐团，那份心思把音乐看得尤其神

圣，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得特别虔敬，而他们全力演绎的仅仅是古典音乐。

“Philharmonic”之“爱乐”，是指“爱古典音乐”，这似乎成了大家默认的习用语，或者说，大家应当把它当做一个有特指意义的词。而“热爱音乐”不妨看作是全面的泛称，英文用“Love Music”。

一样爱好音乐，但“追星族”和“爱乐者”似乎都互相不大理解，甚至是不大容忍。“爱乐者”眼里，“追星族”浅俗和众；“追星族”目中，“爱乐者”清高孤寡。“追星族”的音乐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结构简单，又只长于短暂的情绪的突放，所以接近起来很是容易，更为心神不定、朝三暮四的年轻人嗜好。流行音乐的生机在无数的作品蜂拥而至，排挤替换，而就一件作品而言，往往气氛一过，即成明日黄花，“流行一时”，名副其实。“爱乐者”的音乐讲究形式的精美和情意表达的深邃和阔远，常常是哲学的音响化，尤其受那些思想丰富、情愫深沉的人士挚爱，因为有了规则性的本质，一部作品一旦面世，就可能有万古常新的风范和价值，“流芳一世”，即其真实的写照。

比较一下“追星族”和“爱乐者”的爱好进程，的确会哑然失笑。“追星族”从头开始兴奋的是音乐，但“爱”到深处，就爱屋及乌，到尾的时候，“恋”的是歌星，芝麻当作了西瓜，甚至拿着显微镜，去探查歌星的隐私和非隐私。对自己的“三围”还懵懵懂懂，对歌星的“三围”却已了如指掌。而“爱乐者”从头到尾爱的都是音乐，对那些创造和演绎出不朽之作的伟人们和巨匠们，他们一直只怀着崇敬之情，这是比“恋”情更加深厚、纯洁和高级的情愫。

现在“发烧友”这个词用的频率也相当高，比“爱乐者”还叫得响亮。但作为一个“爱乐者”，他“烧”的是“软件”。而作为“发烧友”的那部分人，“烧”的是硬件，他们“烧”的是器材。为了一根线、一支管，他们可以倾尽家资，日以继夜地改朝换代，那种迷恋可能更甚于“追星族”和“爱乐者”。“发烧友”从头到尾爱的都不是音乐，只追求声音，纯粹

的、物理的、刺激的声音，像摔碎玻璃的声音，像发炮的声音，乃至要去听出歌唱者发声时喉里是否干涩。

在“爱乐者”和“发烧友”之间，可能更是森严壁垒。有人想尽量客观中正一些，希望他们相互靠拢，一方面希望“爱乐者”努力发展一下经济，在器材上多加提高；另一方面，希望“发烧友”渐渐地多在音乐内容上聚聚焦。必须承认，器材的优劣对从唱片上赏乐的好坏，确实有极大的影响。可能的话，“爱乐者”是应当兼顾到“硬件”的改善的，这上面主要存在着经济的问题，是有形的问题。可是，“发烧友”向中间靠拢碰到的问题是经济以外的问题，是接近哲学的问题，是无形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可能更加严重。为什么古典音乐对不少听众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呢？音乐学家伊丽莎白·麦尔斯说过：“我认为，大部分古典音乐都包含丰富的情绪，而当代的听众并不愿意那么感动，因此古典音乐对他们显得很难。”可见原因不在古典音乐本身。虽然古典音乐的欣赏是需要更多的讲究，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你有没有在心底深处激发出要去接触的愿望。你需不需要让自己的精神渴求旺盛到不得不向古典音乐发出“SOS”的地步。当然，有的人是去向其他的艺术求援，比如爱文学、爱绘画。在你的心目中，何为真正的幸福？是基于精神的强盛，还是基于物欲的满足？恐怕还是信奉“唯物主义”的居多，这就是接近哲学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改变欣赏趣味，而是需要变革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古典音乐的普及发展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巨大障碍，再加上古典音乐本身在欣赏上相对多一点难度，所以，这样去理解古典音乐“曲高和寡”的原因，才是全面的。

“爱乐者”和“追星族”虽然没有正斜之分，毕竟还是存在着高下之别。“爱乐者”的音乐规模宏大、架构深厚、蕴涵深湛、价值久远，都是“追星族”的音乐望尘莫及的。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爱乐也状如登山，“爱乐者”已攀至云雾缭绕的腰际甚至峰顶，为山之崇岭之峻无限沉醉，而“追星族”

尚在山脚转悠，一点溪水密林就羁縻了他们的脚步。“追星族”应当把眼界放得更开、更高一些。只满足于做“追星族”，绝对没有一点过错，更不应该遭受何样的责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没有青春时期，而青春期十有八九有“追”的自然冲动。

问题只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应当考虑转换

和升级，在热爱音乐这事上，做不了“爱乐者”，还是很可惜，很遗憾的。我想提个口号：“追星”无可厚非，“爱乐”至高无上。正因为大家难得是音乐的同好，既使谈不上相互欣赏，还是首先应当做到互相理解和关怀。第二步，才是在热爱音乐之路上追求一个更好的境界。

相比较而言，由“追星族”进化到“爱乐者”很有现实的可能。因为不管“追星族”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异化，他们起初都是基于音乐内容而被影响起来的。而“发烧友”正好游离在内容之外，而贴近于声音的形式之上。“追星族”和“爱乐者”的区别不是行为指向对象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区别，而是区别于内容的深浅。“追星族”还没有异化之前，他的内容和“爱乐者”的内容只是在广阔度与深刻度上存在着区别。由于年龄、阅历、知识、素养、听乐环境等方面的差别，“爱乐者”能欣赏流行音乐但不会倾心待之，已入高深之界而不屑于浅显之处；“追星族”却一时难以听懂古典音乐的奥妙，尚居简易之地而对复杂之境畏而不进。“爱乐者”绝无倒退为“追



朱里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
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的唱片封面

星族”的可能，倒是“追星族”大有前进为“爱乐者”的希望，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业余音乐学者古尔丁提出了一个观点，也许会让我们大家都无比欣快，他认为：“古典音乐是一种后天培养的爱好。为养成这一爱好，正常的过程是从流行音乐到赫伯特，再到小音乐家们的轻松作品，最后再回到真正的东西——但首先必须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真正的音乐中易于接受的作品。”

“古典”与“流行”总是一对说不完道不清的美学对比。记得中央乐团曾将一些古典音乐的纯器乐曲，如拉威尔的《波莱罗》，切取片段，填词成歌，那意图分明是想造出一番“流行化”的“古典”。反过来，广州交响乐团又曾将流行歌曲，如李海鹰的《弯弯的月亮》，放在管弦乐团上做成“古典化”的演绎。两种努力，本植古典，旨在中和，心仪普及，皆出良效。

一些国外的音乐剧，很能把“古典”和“流行”弄得水乳交融，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名作层出不穷，比如：《演艺船》（1927年）、《俄克拉荷马》（1943年）、《卡罗塞尔》（1945年）、《西太平洋》（1949年）、《国王与我》（1941年）、《西区故事》（1957年）、《音乐之声》（1959年）、《耶稣基督》（1971年）、《超新星》（1971年）、《庇隆夫人》（1978年）、《猫》（1981年）、《歌剧院幽灵》（1986年）、《红磨坊》（1998年）、《芝加哥》（2002年），等等，它们还能在奥斯卡奖上夺池掠地。

我是特别钟情《庇隆夫人》的。不少阿根廷人因人废“演”，不认同美国人麦当娜出演他们神圣不可犯的国母，而在我一个中国人客观地看去，麦当娜的演出还是相当优秀的，尤其从庇隆夫人组织营救庇隆那节开始，无论如何也从她的扮相中找不到丝毫的浮华。购回DVD的头两三天里，我把其中三个片段一口气看了数十道——晚上看到零时以后，早起出门上班前赶着看几眼，中午下班回家又赶着看几眼。乃至于日后还可能难计其数地反复看它们。我都很诧异于我有这样的狂热，这样的狂热在我的电影

观看史上还是头一遭。

说是看，其实是且听且看，而且激动多半是由音乐造出的。它堪与另一部名闻遐迩的《音乐之声》媲美，音乐的用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庇隆夫人在庇隆就任总统的仪式上高呼“民主万岁”那一小节以外，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张口就唱。《音乐之声》更多地撒播出明媚的春光，而《庇隆夫人》沉积下更多秋色的成熟与悲凉：它的摄影用了许多逆光的角度；它的画面取古铜、青灰两色为基调；而它的许多歌则唱得心旌摇曳、无限感怀……

在《庇隆夫人》中，“古典”与“流行”已如两道支流，合作了一溪一河。

主题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肯定是一个典范——开场不久，该曲即出现在急促的节奏之上，吉他伴着男声唱起，冷眼旁述庇隆夫人的葬礼，全然流行风格；映至中场，庇隆在总统府阳台上发表完就职演说之后，转进室内大厅，为狂热的支持者邀出第一夫人时，静候多时的管弦乐队伺机而动，拉起了一股触及心底的音流，同是该曲，却转取了无比舒缓温润的节奏，麦当娜此刻也唱得诚挚深永，天和日丽，那一阵子的心灵激奋和听纯正的古典音乐时之所感所应竟毫无二致；快至终场处，庇隆夫人身患绝症，辉煌刹那将逝，还是在阳台上，还是面对那密麻麻的拥戴者，还是该曲，陡然生出的已是天愁地惨的哀伤之气，非“古典化”的另一般处理不能为。

《庇隆夫人》中音画双绝的场面则首推“祷告”那场——建筑顶端的火炬在阵阵作响的夜风中骤然熄灭，无数盆绿色植物在教堂门外摆出了“EVITA”（庇隆夫人名）的字形，数十个孩子在台阶上排成两个方队，他们人手一柱蜡烛，烛光映出他们红色的衣袍如血一般，当庇隆夫人的轿车驰到，他们齐声唱出“温婉的伊娃……”，起初只是吉他拨弦相伴，当庇隆夫人进到堂里，从通道两侧的又两队歌童前端庄走过时，钢琴加入了进来，弹得是那样零零碎碎，若隐若现，特别揪心！紧接着，祷告歌声不消处，画面切换到城内另一角，在阴冷冷的街上，装甲车、载满军警的卡车、

骑兵队森然而出，赤手空拳的反对派挺身而出……教堂、街道两处在政治、人情诸方面都极端对立的事件发展，就这样在越来越弱的祷告歌声中再经两次转换，直到庇隆夫人绝症发作，猝尔倒地，而另一边反抗者也在暴力镇压下死伤相枕。这是一场无论是从艺术评议的角度，还是从生命觉悟的角度都堪称精湛的导演安排，誉其万世一时，也决不为过。

唉！“古典”，情到深处，没有您，万难排遣！

艺术总是有前途的，然而，艺术中那股高端之流、高雅之流、“古典”之流是否也一定有前途呢？意大利指挥家朱里尼 80 岁时被人问到“音乐是否有前途？”时，已经感到有些茫然了，“面临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音乐处于演变的境地。如果说音乐‘随着亚当诞生’，可以说，直到 5 个世纪前才有了记录，此后，从蒙特威尔第到勋伯格又经历了沧桑巨变。接着发生的情况，好像‘被逐出伊甸园’。在一定意义上，音乐作为普世语言已经不再普及于民众。艺术形式消失在大量创作中，有些现代音乐似乎包含更多的是音响效果。所以只能在百年或更长时间后来判断我们的时代是否产生了一些真正的音乐。”

艺术、尤其是所谓高雅艺术，要得到普及和提高，是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支持的。在奥地利，每一个公民都要交纳一种特殊的税款，由它形成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演出开支。德国柏林市一年花在三个歌剧院上的钱是 1 亿 2 千万美元。德国巴伐利亚州 2001 年拨给歌剧院的款项达 8 千万美元。柏林爱乐乐团 2000 年版权收入就已达 1 亿多马克，但它也还能向柏林市政府申请拨款。美国旧金山交响乐团每年从加州政府得到 14 万美元资助，从联邦政府以“国家艺术赞助”的形式得到 15 万美元资助，从旧金山市政府通过“艺术酒店税”所筹集的资金那里得到近 80 万美元。而在中国，来自政府方面的对古典音乐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德奥乐团、德奥剧院的可享之福让我们听起来都宛如天方夜谭，我们国内懂古典音乐、爱古典音乐、鼎力扶助古典音乐的团体和企业更是不多。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交接的那几年，我们国内的确兴起过一轮爱乐的相对热潮，但很快就归于冷寂，让人深感心寒。

“民胞物与”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主张。大意是：他人是我的同胞，他物为我的同类。诚如是，一切为上天所赐，我们也就爱人和爱一切物类。那么，是否一切人之外的有生者也真的存在着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呢？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莫林和巴赫列奇这两位医生就观察到一个让人惊奇的现象：猫在听到小字四组的 E 音后，会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俄罗斯作家蒲宁也曾回忆道：“我同拉赫玛尼诺夫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我对他说：‘您真了得！您的音乐连狗都能打动！’他答到：‘是呀，有些曲子对狗的感染力比对人还要强！’”

已经开始凋谢的玫瑰能靠巴赫或贝多芬的音乐起死回生，而嘈杂刺耳的声音则会将它们直接推往死地。

胡萝卜、萝卜、马铃薯都喜欢瓦格纳和威尔第的音乐。白菜、豌豆和生菜更偏好莫扎特或罗西尼的音乐。只有甜菜对任何音乐都没有反应。

古典音乐对鱼的食欲和增长率都有帮助。

既然如此，人作为万灵之长，完全应该对亲近古典音乐充满信心。

从普及的本意上讲，古典音乐和大多数人的结合的确还很不理想。应该给人激将，给人逼迫。或者说的平和点，让人自信。就此进一步地说，古典音乐也只有先“沉”下去，乃至沉到植物界和动物界，才能“浮”上到人的世界；只有先在人的世界“俗”下去，才能在通向神圣的大路上“雅”起来。只有让她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走近社会，走进生活，走进人可能听到的环境，才能带领大家超升。

是北斗，总会在漫漫长夜给人指明方向。

是家园，总会让浪迹天涯的游子感到温暖。

其实，西洋音乐文化很早就东渐过来了。明朝万历年间，击弦古钢琴就由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们带到中国，而且进献给了皇上。利玛窦记述